





太古堂論史

膠西高宏圖經齋著

五帝本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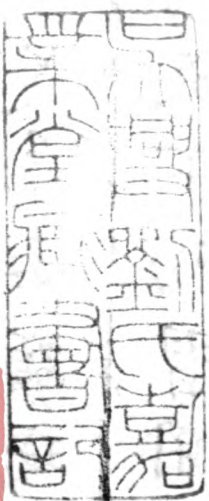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

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

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

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

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



文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
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
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
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
首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 止 黃帝崩葬

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也

論曰黃帝軒轅代炎帝神農氏有天下初習用干戈

黃帝除
暴事与
陽武不
同難以
呈論

用征不享以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為有名也以與
炎帝戰於阪泉之野竊惑焉唯是用征誅以有天下
實肇自黃帝非湯武創局也而獨使湯武兩聖人負
慙德於揖遜懼口實於來茲豈黃帝可以存而不論
乎蓋黃帝之為征誅也其來世天下治則接之以堯
舜天下亂則又接之以湯武黃帝聖人往矣無非聖
人者征誅而有天下莫幸於黃帝矣湯武之為征誅
也其來世起於草澤則陳勝胡廣之徒未易更僕數

出自公卿將相則莽操殆不忍言湯武聖人往矣乃
無不口實湯武者征誅而有天下莫不幸於湯武矣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 止顓頊
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為帝嚳

論曰考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是為女樞感瑤光
貫月之祥生顓頊帝於若水年十歲佐少昊顓頊以少
昊之四子重該脩熙實能金木及水俾重為木正曰
勾芒該為金正曰蓐收脩熙皆代為水正曰玄冥又

此義甚
轉

以炎帝之子勾龍為土正而帝之孫黎為火正曰祝
融分治五方是為五官此治氣之說也黃帝治氣於
先顓頊治氣於後教養征伐無不由之是故周書洪
範又因初一五行而演之為九疇皆治氣之義也治
氣所以治天下蓋天下氣而已矣

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 止 帝嚳崩而摯代立
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為帝堯

論曰帝嚳娶陳鋒氏女生帝堯嫫訾氏女生帝摯帝

嚳崩而摯代立摯立不善崩而弟^帝堯立孔子之論文
 王聖人無憂也為其父王季而子武王也帝堯固聖
 人之祖也乃以摯之不善為兄又以丹朱之不肖為
 子故其兄雖帝莫能憂洪水之天而以貽之堯堯不
 得不獨憂之及堯在位七十載又不可以其子丹朱
 聞巽位之命堯不得舜又憂之上自五帝迄於三代
 無憂者唯文王多憂者必帝堯然後知己為聖人而
 欲其父子兄弟皆無一不聖人雖堯舜不可必得之
 數^也乃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亦在此不如其堯舜者第
 第憂之如何雖堯舜可勉而至也顧何以責全於天
 哉

帝堯者放勳 止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

姓昭明合和萬邦國

論曰太史公本五帝德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名孔安
 國尚書傳則以堯舜禹為名馬融諸人又謂堯舜禹
 為謚考夏商之前無易名典豈名即謚謚即名哉

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教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止
以閏月正四時信飭百官衆功皆興

論曰黃帝獲寶鼎迎日推策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
星辰顙頊載時以象天帝學歷日月而迎送之蓋歷
象不始於帝堯也帝堯之朝乃設為二羲二和之官
而申命分命之有專職焉問黃帝嘗命官為雲師應
初註云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緡雲秋官為白雲冬官
為黑雲中官為黃雲非歷象官乎曰黃帝首先治五

氣故有春夏秋冬中之五官本諸身施諸政加諸庶
民率是氣也率是官也不專用之司歷專司歷以授
時專命官以司歷實自帝堯始也

堯曰誰可順此事止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
漫天不可

論曰謹兇舉共工以應順事之咨堯病其善言而用
僻似恭漫天不用問不用以順事已矣舜流共工共
工復有何罪曰善言用僻而似恭此即罪之大而不

可容於堯舜之世者唯堯知之唯舜知之不遇堯舜
 共工易以欺人矣。猶之少正卯居心險逆而所言所
 行雅足以文其姦非孔子不能辨其兼有五惡而戮
 之也姦凶在朝若使為君者盡如堯舜之知共工為
 相者盡如孔子之知少正卯則王莽何至篡漢盧杞
 何至賊唐况有一莽而頌莽者必多有一杞而觸杞
 者必碎以故同惡相濟實繁有徒莽杞愈得以稔其
 姦而終於賊國亦以賊身然後知流共工放讎兜雖

以罪二凶實以全二凶不然而待其百惡寢露以及
 於敗則不止於流之放之矣故曰堯仁如天舜德好
 生也問少正卯孔子逐之使去已矣戮之兩觀之下
 不已甚乎曰孔子若為堯舜之岳牧則少正卯法止
 流也魯定公非能知少正卯者僅用罪共工法罪之
 不足使魯國千萬人懼而以振魯之弱也聖人之德
 則同聖人之位之時不同也

堯文曰嗟四獄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

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皆曰鯀可止
強鯀於羽山
以變東夷四臯而天下咸服

論曰舉鯀治水堯曰不可嶽曰試用之堯於是聽嶽
用鯀九歲功用不成舉舜踐帝位堯曰吾其試哉於
是堯妻之二女用觀厥德夫婚降非可以嘗試人者
堯不知舜之深。決不肯試之以二女也。試之即以示
踐朕之位。決非舜不可也。九載民命亦非可以人嘗
試者是時神禹未出。側陋未揚。嶽以鯀為可。堯不堅

以為不可而不用者。急於救洪水之民也。雖究竟鯀
績弗成。然無加於汜濫之濤。現有一絲而擯弗試。聽
水汜濫。豈不有關於如天之怙。鯀亦試舜亦試堯之
憂水無暇擇人堯之憂天下不得人喜既得舜於其
祈兩試之而見堯之所以用心也

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
政薦之於天止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
為帝舜

論曰堯舜禹之禪受也湯武之征誅也伊尹之放其君太甲也箕子微子之不死殷歸周也孔子之欲赴佛盼公山弗狃也唯聖人能為之賢者則弗許也比干之必至於剖心而後已也伯夷之餓死於首陽山也賢者能為之聖人則弗必也論出王世貞余廣之曰屈平之沉汨羅也賈誼之賦服鳥也原憲之辭九百粟也陳仲子之恥其兄萬鍾生鶩也又是一流人物聖賢或少之然以視寒蟬抱葉與夫登壘乞墻之輩孰為名高乎吾必以為屈賈諸人皆賢人非衆人比干^伯夷皆聖人。堯舜禹以至孔子皆神人不但聖人

虞舜者名曰重華 止 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

三年成都

論曰以二女而妻一人聖人實為之固已為後世不敢擬議之事今讀其唐虞系代堯黃帝之玄孫舜亦黃帝之八代孫則是堯之二女為舜之尊行不但同

姓而不嫌於妻舜者當堯之時洪水之害未除司徒之教未著也及其地平天成五品以遜然後天下萬世皆知同姓不得婚尊卑不敢紊禹契之功顧不大哉而命之自舜也冒天下萬世之所未曾有不可訓而妻舜試舜而因以得舜得舜而因以得禹契者堯也故曰堯舜之知急先務堯舜之仁急親賢爾

堯乃賜舜締衣與琴為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止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

論曰瞽叟殺舜殺之以塗廩不死殺之以穿井又不死竊疑笠之為物也何能扞火既已下土實井矣復得匿空旁出也不又跡於左慈劉根之術乎蓋在舜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若謂舜自能為不死而姑順違父志不妨投死地而出之以神異則豈有德為聖人者忍於陷父以殺子之事而成其順違父志之名乎總之舜無心天有意也

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昔高陽氏有才子

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世謂之八元止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
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
皆自明虞帝始

論曰堯之世有八愷有八元何其多才子也堯未能
舉非不能知其為才子也堯所登而用者必舜之德
乃可所急不在才也。堯所憂而得者一舜足矣。不必
其元愷十六族之多也。堯之世有渾沌有窮奇有檮

杌復不無饕餮三族四凶何其多不才子也堯未能去
非不知其為不才子也堯日咨四嶽不曰登庸則曰
巽位於時臣鄰未備治具未張雖有三族四凶無足
害治不屑屑於去之也迨至堯老而舜攝二十二人人
各有司乃無不舉之才子矣流四族遷於四裔以御
螭魅乃無不去之不才子矣唯堯執簡故舜御繁亦
唯堯能獨憂故舜得無為分之為二帝之紀合之為
唐虞之際矣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止 帝堯為陶唐

帝舜為有虞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姒氏契為

商姓子氏弃為周姓姬氏

論曰舜德及人祈居早已成聚成邑成都其攝天子

位又既二十八年之久堯崩百姓哀堯如喪父母蓋

被舜之德深愈以想堯之仁大也舜崩而薦天子於

天與堯薦天子同百姓悲哀復如喪堯又自不言可

知蓋堯舜兩帝無分彼此試觀其以孝德而升為天

論古卓

哉小儒

作古

近時人多

不知此於

五文不以為

爾則以為

誤

子者舜也非堯也後世稱堯必稱舜稱舜必稱堯稱

孝弟必曰堯舜之孝弟今紀其崩也於堯獨詳於舜

獨畧豈謂其可以互見也

論史記五帝本紀篇全論凡十二

吳太伯世家第一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
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
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
兄也止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

論曰吳太伯所立也向非仲雍與之同讓同逃太伯

無子吳不再傳矣然仲雍之所以可傳者併在讓不在吳吳十九世未艾也仲雍以同德而昌太伯至德不可得而名乃不有子嗚呼聖賢豐嗇之數不必齊不易論也惟顏子無年亦然

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

而奔晉止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

論曰太伯之後百年而夷齊讓又五百年而季札讓民無得而稱太伯者採藥之逃其心不欲明於天下

後世也民到於今稱夷齊者叩馬之諫其心明以告之天下後世也皆讓之大者隱顯之分耳季札閱覽博物君子也記曰季札賢豈獨其讓國賢知太伯夷齊之所為讓者大惟近附子臧之義而未敢自謂遠紹太伯之高風與夫夷齊之芳躅千古優劣非其倫不擬亦豈不賢而能之乎

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止季子

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論曰季札觀樂於魯而辨六國之興衰遠齊遠鄭遠衛遠晉而策列大夫之休咎是豈有不能逆知父母之國將不免於公子光之亂乎若從吳人請遂立為君所全不既多乎惟念自古無不亡之國必喪節而國存非所以教春秋之為諸公子者小之於節不忍倍其心大之於國不忍干其君如是而已矣

七年楚公子圍弒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為靈王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伐吳止乃以其兵降楚楚

封之於舒

論曰諸樊卒其弟餘祭餘昧逼致國為王其諸樊之遠子光則日暉睨諸父之側縱令賢如季札亂所不免况不如季札者乎况僚又非諸父行乎必用壽夢命傳弟傳賢則光既借口於季札之現在必成季札志論序論遠則舍光立僚又何以謝地下之諸樊惟是君臣之分久定謀為弒而弒謀為篡而篡吳之亂賊必曰光矣為季札者固以為非我生亂然就封延

陵未為晦跡觀風列國甚有令聞自餘祭餘昧以及僚雖三致國而未絕吳人之望者終季札也故光得乘間舉事此一亂也壽夢啟之僚被之季札不能弭之而反誨之何者季札效子臧之義謝不可矣已則不可誰當可者獨為君子而為謂亂能已乎

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止夫
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
為志

論曰伍子胥伯嚭皆楚大夫後皆以必報讎於楚來
奔吳者吳闔廬兩俱爵之使與謀國是事夫忠佞之
不能逆覩而用舍立判吳之兆於此矣迨傳國夫差
其初年遽太宰嚭而子胥行人如故吳之速其亡又
決於此矣

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止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

論曰姑蘇之敗闔廬實被越射傷以死此謂夫差殺

父之讐不可忘也習戰射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始未嘗不有志乎必報讐一朝臣考行成太宰賣國遂使忠臣膏屬鏤之刃孤亦恥於甬東之遷而吳沼矣吳東門兩眼雖至今不瞑豈獨以觀越兵入將留之為信讒拒諫之永戒也

論史記吳太伯世家篇全論凡六

齊太公世家第二

太史公曰吾遠齊自泰山屬之瑯琊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間達多匿知其天性也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脩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止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

論曰漁釣之事凡二牧野誓師以前有如尚父不收

竿誰能助成西伯之仁南陽中興以後就令客星不
歛曜亦豈能有加光武之烈故子牙不得不文武師
子陵可以不光武臣雖兩人者聖賢分量有殊要之
皆能從事於漁釣者也按說苑細綸芳餌之義母乃
相於機子尚父方當陰權竒計以傾商政古人之異
所以教其為漁釣事者即兵法也尚父竟以漁釣得
之正惟子陵不能學也宜其薄軒冕而樂披羊裘以
沒世也

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邱

止 莊公卒子釐公祿甫立

論曰太公就封營邱因其俗簡其禮以是為脩齊國
之政則其國俗當太公未就封之前完樸不雕居然
可想春秋時則急功利喜夸詐寢失之矣其源蓋出
於太公陰謀竒計用以佐武平商及功成就齊封遂
韜而不試而以齊俗可因則因之然數傳之後且不
免為功利與夸詐也凡為天下國家者雖百世係所

太古堂詩史
詒謀矣余於太公知之

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止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

立者唯命是聽

論曰襄公淫於婦人不顧倫理於是殺魯桓公并殺
彭生葵邱之戍復失信於連管而因以招公孫無知
之亂義不從賊者主屢弗也聲罪討亂者雍邱人也
而第更倉卒多智誑無知使無遽入宮遂有以待賊
之入力不勝繼之以死乃知忠義之性自天植之絕

不係秩之崇卑職之貴賤亦不論主德之昏明與夫
私被之恩怨設不幸君父有難有死無隕而已

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止以贍貧窮祿

賢能齊人皆說

論曰余按楚趙世家均之伍奢子也尚死胥不死均
之立趙孤兒也杵臼死程嬰不死古人臨大患難每
多異同均不草草無知方弒襄公雍林人討而殺之
是時亡公子或在魯或在莒非先有冊命屬誰有一

人入而立者皆襄公之弟釐公之子也。國有主矣。夫以子糾較夷吾之身子糾重身輕以齊社稷較亡公子糾社稷重亡公子輕筮瀆之難召忽則可謂殺身成仁者矣。夷吾力堪匡天下天下實受其大賜以故不同召忽死千古功之。然非可為訓也。三不死惟程嬰其庶幾矣。

二年代滅郊郊子奔莒

止

齊伐陳是歲晉殺太子

申生

論曰霸烈之初無之不為齊資魯曹沫之劫也而資以示信。燕莊公之送也而資以秉禮。殺其女弟哀姜而資以扶人紀。楚包茅不貢昭王南征不復而資以問楚為有名。於是激動諸侯皆附齊。雖春秋未始不可與講道德風俗有如此。豈必兵車哉。在昔太公始立為師尚父其時固不得不用兵其用兵實本之以脩德桓公襲脩德之貌去耀武之名召陵之師遂能不戰服楚凡太公陰謀奇計後世宗之為兵法者桓

公則以為為治無佗術用其兵法之謀計具足也霸
烈雖成太公之心滋感矣申生以孝被禍太史憫之
故特書

三十五年夏會諸侯於葵邱止秦穆公虜晉惠公復

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

論曰天王有賜必不可不下拜受之欲封泰山禪梁父
必固諫自言陪臣不敢三讓敬受下鄉禮豈非以王
室尊等威辨然後霸業可得而成仲實厚抑桓公之

驕色矣而已復不免於三歸鳴侈反玷僭禮獨何心
歟

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止桓公尸在牀

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
乃棺赴辛巳夜殯

論曰公孫僑相鄭而鄭存僑卒則鄭以多故國併於
韓管仲相齊而齊霸仲卒則五公子爭立齊尋為亂
國矣用賢人之效甚明也奈之何見弗舉舉弗先吳

夫差不納子胥諫使伯嚭得以肆姦賣國後雖蔽面自殺悔其難見子胥何救於沼吳齊桓公不用管仲言使豎易牙得以進用而作亂後乃禍被其身尸蟲出戶亦無面目見仲父用不賢之效又甚明也奈之何其弗退退弗遠

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止齊孝公六年

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於齊也夏宋襄公卒

論曰孝公以宋襄公得立齊伐宋不悖德乎服虔曰

魯僖公十九年諸侯盟於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按此則伐為有名不為悖德矣

七年晉文公立十年孝公卒止惠公桓公子也其

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

論曰丙戎弑齊懿公於竹中與子胥鞭平王墓兩人者皆悖君臣之分而理父母之讐事不可為訓也奪妻事怨同殺父假若不使駮乘稍予以羞惡之地獨

一丙戎僕禍不至此夫庸職則知羞惡矣懿公何人
初不自顧其羞惡君君臣臣孔子為景公言之也乃
自懿公之朝已不可問若此哉

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埋之^於北門止
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

論曰逢丑父亦忠亦勇亦智三德備矣故能脫其主
頃公於難而加之以辯已又得不死於郤克之手以
謂之臣以謂之將斯無忝於春秋人物之林矣

十七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靈公九年晉欒書弒

其君^止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

論曰無故而廢太子光仲姬既知其不可笑靈公曰
在我耳仲姬便不復言蓋牙實仲姬子毛裏之私富
貴之願仲之求立牙視戎必有加焉惟是戎愚而仲
智事成則均之太子母事敗禍有所歸其言曰公必
悔之直欲得公在我之一言堅其廢立之亂命夫為
似忠之言顯以逃責而陰以規利將欲順其旨必故

逆其辭人之用智誰不如姬然未有不為禍始者勾
竇其鑒矣

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止
齊太史書曰齊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
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

論曰襄公鞭其主屨弟而死襄公之難者即弟也君
臣之間有恩無怨弟知之矣莊公答一官者賈舉舉
乃助崔杼行弑以報怨莊公舉竟不弟若也豈真以

一答為必報之事哉當是時崔黨已成為崔用則生
不則死僅有一晏嬰不甘私暱之任不與國人之盟
而因以有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兄死弟繼者三疾
風勁草相與扶綱常於淪滅之頃齊不為無人焉獨
不可望之宦者舉然則人主素所私暱宜何擇焉

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父死取東郭女

生明止徙葬莊公僂崔杼屍於市以說眾

論曰以我誅賊難以賊誅賊易以我誅賊賊容有遺

種以賊誅賊賊乃無噍類然則慶封者殆可與去逆而效順者也惜其不善居功亂又作於其家卒之奔吳而猶得聚族以居富於在齊亦斯亦去逆效順之理不爽矣

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止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

論曰厚賦重刑民怨之府而天怒因之景公知憂禁不知所以回天羣臣知以禁之故相與洒泣不知所以致禁之故為之陳言晏子之諫弗容已矣

四十二年吳王闔廬伐楚入郢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犇齊請齊伐魯止是歲晏嬰卒

論曰夾谷之會犁鉏用萊樂以嘗魯孔子斬萊人以媿齊禮能作衛。甚於城郭。孰勇孰怯其辨之矣

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止為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

論曰靈公廢太子光立其嬖子牙遂貽勾竇之禍景公不用諸大夫言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而晏孺子遽不免於駘之遷幕下之死大率皆以嬖寵立少故致生厲階不然田氏雖欲為亂顧何隙之可乘也

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謹闡止 呂氏遂絕其祀田氏

卒有齊國為齊威王彊於天下

論曰田氏方睦子我欲盡逐之勢必不能况明以語田豹使豹得預告田氏遂速田氏之亂殺其身弑其君皆以機事弗密謀國弗臧之故矣大陸子方事子我者也雍門辭車一節有足錄焉

論史記齊太公世家篇全論凡十七

魯周公世家第三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止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

留佐武王

論曰周公旦始受封為魯公不就封留佐武王而以

太王所居周地為其采邑後世凡言周公者旦也凡言魯公者伯禽也司馬史直謂之魯周公以見周公雖未就封實始開魯且魯侯邦而周國號佐武王有天下旦之力居多故必蒙以國號而公之視群公為有殊矣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懼止
寧淮夷王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
論曰圭璧鬼神之求欲以身代武王後世剗骨醮天

之俗皆此類周公豈其然余於金縢不盡信也或曰古禱祀遺意臣子迫切至情事誠有之乃二公繆卜周公實面却之以為未可戚我先王於是自以為質此又何說蓋當是時殷民猶用反側周公常恐天下畔周武王疾不豫良願以身代非徒舉卜祝之文其後武王崩成王少則冒流言而不遑恤攝行政當國而有所不辭太公召公知周公深竟聽其所為管叔蔡叔待周公淺遂造言生事金縢藏祝大誥滅親凡

為對越三王綏定厥家其可謂備極精懇而繼志述
事之大者也故曰周公其達孝矣乎

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成王 止成王

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

論曰書金縢篇無成王病周公揃蚤沉河以祝於神

之說史復何據闕疑一書金縢周公辟流言居東亦

無奔楚之說他日公病將歿必曰葬我成周明不敬

離王也而此曰辟諧奔楚楚夷狄之國也周公且膺

之肯一朝居耶闕疑二

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

止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論曰七年攝政成王之幼致管蔡之謗得來二載居

東金縢之藏非風雷之怒不啟凡周公所為天實降

監雅不同於群公於是用天子禮樂以褒崇其封國

當日不以為過惟公德足動天惟王天命有德故也

後世乃至三孫歌雍徹大夫旅泰山無功於其國而

成王賜
魯郊禘
未可存
前人已
記之矣

鳴侈於其家恬不為怪秉禮君子繁纓猶且惜之則
又不得不歸咎於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止平易近

民民必歸之

論曰淮南子曰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曰舉賢
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始封太公
問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寢弱矣夫
善為治者莫如二聖人之於齊魯而不能保其不至

於流弊也然魯寧失之弱終不以彼易此蓋漸涵禮
教難責近功報政遲速之候亦即主術王霸之分是
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

反止作此盼誓遂平徐戎定魯

論曰既云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誅管蔡矣又云
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至於風雷之異尚書金
縢本謂武王崩後今叙在周公卒後夫周公既卒則

成王出郊而迎者何迎也魯世家記其文錯亂看矛
類如此

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止惠公三十年晉人弒
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晉人又弒其君孝侯

論曰廢長立少無不為禍始者就令魯武公牽於所
暱欲成此舉猶冀周天子詔之以長幼之序臨之以
威命之尊夫豈有天子反教之以顛倒位置始於亂
魯終於畔周如宣王者乎樊穆仲所諫弗聽而既驗

矣乃於舉懿公稱為魯後則必曰問於遺訓咨於故
實敬事耆老不犯所知斯言也雖為立魯後而言其
意蓋謂宣王蔑遺訓悖故實違所敬而犯所知魯不
及一懿公稱周德其哀仲山父誠傷之矣

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
隱公止莊公母夫人因留魯齊不敢歸魯

論曰於是魯多故矣惠公奪其子之妻宋女而登以
為夫人桓公怒其婦之通齊襄而摺殺於彭生隱公

者惠之長庶子息而桓公允之兄也兄攝弟政事屬
嫌疑隱公坦衷而行其言但曰有先君命以故公子
揮諂不售繼以譖遂及於難嗚呼事即周公負成王
之哀而能不畏流言之來賢類季札附子臧之節而
獨不蚤棄室之去由譖得禍夫亦其自取焉

莊公五年冬伐衛內衛惠公止釐公元年以汶陽

鄭封季友季友為相

論曰莊公病問嗣於弟叔牙叔牙陳一繼一及之說

欲立慶父慶父竟何如也先後定策與討賊事季友
皆以身任之三家之始惟季頗賢季亡則魯不昌其
如卜笑

九年晉里克殺其君奚齊卓子止魯由此公室卑

三桓疆

論曰使武公廢長立少者宣王也因以啟諸侯之畔
周為文公殺適立庶者襄仲也由是弱公室疆私門
樊仲山父之言曰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

然則魯襄仲殺國適周宣王實殺之矣

宣公倭十二年楚莊王疆圍鄭鄭伯降止季文子

卒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

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

論曰三桓之家僭踰無度季文子獨能廉忠以相三

朝太史公於其卒而褒之特筆也

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於衛季武子從相

行禮十一年三桓氏分為三軍止魯人共立昭

公弟宋為君是為定公

論曰魯柄移於三家久矣昭公方且朝晉賀楚之不

暇豈得為問罪季氏之主哉讒言入而公師出執以

問罪矧未為有名乎子三請弗許將用郈氏言殺之

季黨能勿救乎救至遂敗公師家積疆國積弱數不

勝也於是弃周公之業而待命於疆鄰求內不能臣

齊不可記曰卒於乾侯昭公之不終也穆叔言之矣

鸚鵡童謡事皆奇驗史並書之必有妖孽之說也

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曰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
亡止魯起周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

論曰夾谷之會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能使齊侯
懼而謝過孔子之道固將行於父母之邦矣及其毀
三桓城叔其甲兵則孟氏不肯革心桓子復為之受
樂定哀之間而孔子不能不去而孔子又不忍不歸
而孔子不幸卒矣於是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悼
元以後雖尚相延九其世二百一十三年大率皆削

弱之緒史畧之余讀其終篇頃公亡遷於卞邑為家
人魯祀絕說者曰非東門遂殺適立庶魯不至此誠
然哉猶非探本之論夫魯以用天子禮樂軼於群公
亦以用天子禮樂身為僭始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
假人此史墨之所以傷魯也太史公敘述之既以傷
魯又以傷周也

論史記魯周公世家篇全論凡十三

燕召公世家第四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
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為弱小幾
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
豈非名公之烈邪

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止召公卒而民人思召

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論曰按小史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公曰嗟

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歌甘棠之詩以美召公伯美在甘棠傷在政猛也蓋召公之不作久矣

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止蘇秦與燕文公夫人私通懼誅乃說王使齊為反間欲以亂齊

論曰燕文公資蘇秦見趙因得遊說諸侯王為約從長以顯名於當世燕非有負於蘇秦也與燕文公夫人私通是蘇秦負燕實甚焉戰國傾危之客百節掃地是以君子深鄙之

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止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惶恐

論曰鹿毛壽未詳何許人從蘇代之後用甚悖之譚以動甚昏之聽一旦奉其社稷屬之子之君顧為臣

臣顧為君好名之過能讓千乘而不恤燕王噲有馬
夫客亦多術矣主好利客說之以爭而爭雖使為盜
跖可主好名客說之以讓而讓雖使為匹夫固甘之
大率不離揣摩逢迎者近是故曰以順為正者妾婦
之道也

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止齊城之不下
者獨唯聃莒即墨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
三年卒子惠王立

論曰人臣能不蔽賢者可與謀國鮑叔之進管夷吾
咎犯之薦虞子羔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皆
是也郭隗則自薦而不薦人謂其可以樹千里之招
士將自至已而果有樂毅鄒衍劇辛望燕而趨因以
成伐齊之舉他日毛遂亦自薦於平原使趙重於九
鼎大呂事堪並傳然自薦良不容易必其自脩之審
自考之嚴自信之篤自待之不薄自任之重得自薦
不然躍冶不祥銜身之恥小誤國之羞大也

惠王為太子時與樂毅有隙止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趙聽將渠解燕圍

論曰以趙為可伐者謂其壯者死於長平其孤未壯故易之以趙為不可伐者謂與人通閉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故難之均之未得為知算也趙有廉頗以勇氣聞於諸侯當時所稱良將也粟腹不此之審將渠亦不此之亦言猥爭不可之數於王前今王喜固將以亡國也聽奸輕戰

聽敵處和豈復有佳緒以光召公之烈耶

六年秦滅東西周置三川郡止三十三年秦拔遼

東虜燕王喜卒滅燕是歲秦將王賁亦虜代王

嘉

論曰劇辛故善龐煖則以為龐煖易與耳及兩兵接而取燕二萬軍殺劇辛者即龐煖也龐煖其無媿代廉頗將而燕將既去一樂毅又喪一劇辛雖不之死士如荆軻者朝進督亢夕徙遼東矣太史公曰燕於

大古堂詩集
藏本
姬姓獨後亡然使將軍剪得函丹之首以獻秦庭斯亦諸姬姓所未有而燕獨有之所不與丹俱亡者甘棠之歎雖至今猶令人三復有遐思焉
論史記燕召公世家篇全論凡六

管蔡世家第五

太史公曰管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為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管叔鮮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 止 於是

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

為蔡仲餘五叔皆就國無為天子吏者

論曰聖人之於兄弟也親之欲其同貴也愛之欲其

同富也管蔡挾武庚叛周使聖人親愛之心有時而窮雖并誅之不為過而一正法一不盡法猶且錄蔡之子胡以奉蔡祀記曰管蔡世家明其為兩皆有罪之人兩皆武周同母兄弟十人之數不得已而誅管又不得已而存蔡聖人所以為人倫之至也

蔡仲卒子蔡伯荒立

止楚平王初立欲親諸侯故

復立陳蔡後

論曰楚靈王以蔡靈侯之弑其父誘而殺之刑其士

卒七十人豈不可以寒亂賊之膽乎然因之滅蔡而使公子弃疾奄有蔡封則其討賊之義不純及弃疾之立為楚平王頗知親諸侯立陳蔡後乃身負大逆又何取於繼人之絕而以結諸侯之懼也當是時賊子亂臣踵相接討之不可勝討矣

平侯九年卒止乃令賊利殺昭侯已而誅賊利以

解過而立昭侯子朔是為成侯

論曰蔡大夫令賊利殺昭侯已而誅賊利以解過與

齊襄公使力士彭生殺魯桓公已而殺彭生以謝魯
事同後世猶有以其身供凶殘之用而不辭犯名義
之防而不恤者則何不取賊利彭生之事而觀之

成侯四年宋滅曹 止 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論曰以文王為父而其同母兄弟十人有聖人有賢
人又有罪人於其終篇又從而銓次之何詳也蓋聖
人聖於周賢人賢於周獨罪人其罪以殷十人之行
不同也雖管蔡亦有不可以罪揜者皆不媿其為文

王之子故詳之此史氏之微旨也

曹叔世家附

太史公曰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
百人知唯德之不廷乃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
者哉如公孫彊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

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 止 晉乃復歸共公二十

五年晉文公卒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
論曰曹共公以不用僖負羈之諫而開罪於晉卒以

被虜晉文公感於或人滅同姓不可以令諸侯之說乃復歸共公烈比齊桓蓋興王之國未有不自納諫始比而觀之曹晉之不相及有由然矣

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彊立止宋滅曹執曹伯

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

論曰共成二公虜於晉悼公囚於宋蓋為虜為囚者三矣隱公弑聲公靖公復弑隱公蓋為弑者再矣於是是有社宮之夢以妖之有白鴈之獻以促之然則公

孫彊非能亡曹也曹自底滅亡其事非一而足雖叔鐸能復呵護於冥冥哉

論史記管蔡世家篇全論凡六

陳杞世家第六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上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句踐興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克妻

之二女居於媯汭其後因為氏姓姓媯氏止有媯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鄉八世之

後莫之與京

論曰陳厲公之子敬仲完懼禍奔齊始食采田其後以陳字為田氏有田敬仲世家言占之辭曰代陳有國必姜姓又曰有媯之後將育於姜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姜姓齊也齊國之政皆歸田氏尋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竟符其占辭是以卜筮之事聖人寶之

三十七年齊桓公伐蔡蔡敗南侵楚至召陵還過

陳止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

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論曰陳靈公與其孔儀二大夫淫於夏姬甚至衷其衣以戲於朝諫之庸可得乎知其不可諫不容不諫泄冶於陳良足多矣楚莊王伐陳則為有名因以利其地則為非義申叔時一言悟主千乘還陳孔子賢之夫均之國有諫臣也陳戮忠而身弑楚從諫而名榮非忠主之難遇主之難固然哉為人臣者事當諫則諫雖其言不用如泄冶而殺誠甘之君子不謂遇

也

二十八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陳倍楚盟三十年

楚共王伐陳

止

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

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

論曰有媯之後至陳湣公為楚惠王所滅然代陳有

國者得血食如陳陳亡非虞亡也三占同驗矣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

止江黃胡沈之

屬不可勝數故弗采著於傳上

論曰唐虞之際有功德之臣其後苗裔或為王或為

顯諸侯杞微甚不足數而其先夏后禹與陳之先虞

帝舜皆身為帝王巍巍乎聖德神功蔑以加矣其後

越王句踐復稱王與舜後田齊稱王又大畧相同皆

百世祀以故太史公併著之為陳杞世家言蘇子古

史亦曰杞宋皆天子之事何也蓋樂車服在焉杞雖

其事無足稱述其先出於夏后禹得獨陋乎哉

論史記陳杞世家篇全論凡四

衛康叔世家第七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
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
過同俱惡傷父之心然卒死也何其悲也武父子相
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 止 武公將兵往

佐周平成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五十五

年卒子莊公揚立

論曰衛康叔封數傳之後為武公以其能脩康叔政
將兵往佐周平犬戎有功周平王命為公衛由伯而
侯而晉之為公自武始按武公豈有賂士殺兄之事
乎索隱為辯之一據季札觀樂盛稱武公之德一據
國語稱武公年九十五矣猶箴誡於國恭恪於朝作
抑自做至於沒身謂之獻聖又據詩著衛世子恭伯
蚤卒不云被殺楊慎亦曰太史公作史日毛詩左傳
俱未出是以附會若此武公寃於司馬史幾不白故
非裒輯群書不可以尚友千古也

莊公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為
夫人止因殺州吁於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
立之是為宣公

論曰按左傳石碯殺州吁於濮并殺石厚於陳石厚
從州吁如陳者也凡討賊而不窮治其黨賊之踪未
足申大義於天下惕斧鉞於千秋故左史美之曰石
碯純臣也大義滅親惡州吁而厚與焉

宣公七年魯弑其君隱公止盜并殺太子伋以報

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為太子

論曰衛太子伋被讒自殺與晉太子申生事同而宣公於太子伋初不以讒故以奪太子妻心惡太子欲廢之讒是以乘間而入較之晉獻公信讒殺適又多一穢德也子壽不忍其兄太子伋死於界盜用其白旄代之死太子伋義不敢以白旄無驗逆父命求生兩皆竒節夫宣公亦為人父者而使孝子悌弟必無幸以竒節顯春秋之世非亂賊作於臣子則昏淫出自君父誠不勝其多故也

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止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

論曰懿公赤之立左右公子不平百姓大臣皆不服為其為惠公朔之子也惠公既負讒殺太子伋之惡懿公復淫樂奢侈不能蓋父之愆是以發兵兵畔翟入殺而莫為救文公燬之立以衛人憐太子伋故太

子伋無子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而立其同母弟黔牟昭伯二人爰及文公用志太子伋之寃之賢於不
忘文公又能輕賦平罪身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
是懿文二公之大較也

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止簡子送蒯瞶衛人

聞之發兵擊蒯瞶蒯瞶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
亦罷兵

論曰衛以蒯瞶之欲殺南子而亂作矣以出公輒之

不入其父蒯瞶而亂甚矣郟居前後兩亂之間靈公
命之立不立其言曰不足以辱社稷又其言曰有輒
在何其謙以光輕千乘而有禮也君子曰衛少子郟
之賢不在吳季札下

出公輒四年止莊公蒯瞶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

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
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群臣欲作亂乃止

論曰蒯瞶爭國於其子輒孔氏之豎渾良夫與為盟

與為乘官者羅為^之御其姊孔悝母為之杖戈而先劫
 悝使登臺蒯瞶是以得入而立為莊公此一難也子
 路結纓死之死悝乎死輒乎其言曰利其祿必救其
 患明其必^死悝也死悝亦即所以死輒也子羔不然豈
 不以輒罪大名垂孔氏一亂國之大夫耳蒯瞶劫悝
 求入以父逐子祇謂亡人之還家非同賊臣之犯闕
 故悝之難可以無死也然則由也好勇過羔矣

二年魯孔丘卒三年莊公上城見戎州曰戎虜何

為是^止二世廢君角為庶人衛絕祀

論曰衛之興也由伯而命為侯命為公及其廢由公
 而更敗號曰侯更敗號曰君至秦二世乃廢其君角
 為庶人考諸國之尚無有當秦世而猶得血食不絕
 如綫者則衛之亡為獨後於諸國矣

論史記衛康叔世家篇全論凡七

考春秋
 術似未
 嘗命為
 公也

宋微子世家第八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脩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止武王

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

論曰微子第去之何必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得復其位如故豈史不可盡信乎余有以斷此矣蓋牽羊把茅者即陳牲酌酒之忱凡皆祭器所有事也與簞食壺漿不同肉袒膝行者總以祭器之故與稽首崩角不同是故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其一也嗚呼紂之亾武之興比干死殷箕子不

微子不
拒無辜周
大奔周者
或乘官
力師耳
武索以
乃求微子
而三之耳

臣周伯夷叔齊甚至不食周粟餓死微子開誠以為祭器不忍無歸惟當依武庚祿父為命伴太師箕子

不殺紂
已先言
矣所以
三仁

為囚徐聽有周續絕之舉以血食其殷先王不然則有比干之墓可往而掃夷齊之山可借以棲計不出此乃造周軍門復我故位以是為去後世無敢有起而非之者何曰三仁之論定自孔子決無誤也司馬史竟有不可盡信者此類是矣

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 止 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間之皆為流涕

論曰箕子殷太師也不忍於紂之垂亡象箸有嘆矣
鼓琴有悲笑而終以受朝鮮之封第不為臣作麥秀
之詠深以志憾至於鴻範九疇篇作自箕子祕而未
傳其心以為及我之不死可以闡發天德及聖人之
或來可以敷陳王道故於比干則聽其死而不與爭
諫於微子則勸其去而用其分憂孔子謂之三仁者
比干仁而忠微子仁而孝箕子仁而能陳天德與王
道使天下萬世下民彝倫之序賴焉者必箕子也不
然已則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以自說
於民吾不忍為而勸微子之言乃曰不如去箕子非
仁人則可豈有仁人而自待甚厚待人甚淺哉鴻範
一篇因武王有訪出以相授始知不死又不去意在
鴻範之傳得人則仁在天下萬世聖人之行不同也
箕子為其大者矣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止

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弑殤公而迎
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為莊公

論曰堯舜不傳子傳賢謂之禫天下大治惟堯舜之
君堯舜之世故禫故治也降之為夏后殷周則不得
不易禫而繼繼亦天下大治由周而來為帝為王為
侯是不一姓大率用其繼則治日多亂日少宋湓公
之立其弟煬公煬公旋為厲公所弑厲公者湓公子
鮒祀也殷鑒未遠也宣公復舍其太子與夷立其弟

和是為穆公穆公不忍負宣公於宣公_是子與夷得復

享國異乎煬厲之朝矣君子謂宣公知人哉然僅再

傳亂大作宣公實貽之以亂道也不如其不知人矣

况知人復不如宣公者燕子噲慕名堯舜遠以構市

被之難動五都之兵不傳子一鑒也趙宋_徒以不敢不

遵杜太后教則燭影斧聲弗及待其兄須臾正命終

德昭旋亦自殺不傳子傳弟又一鑒也然後知夏后

殷周繼乃萬世帝王傳國之常經愆其常權其經皆

未有不亂者也

莊公元年華督為相止宋人請以賂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醇酒以草裹之歸宋宋人鹽萬也

論曰嘗讀晉書孝武帝戲所素寵張貴人曰汝年三十當廢矣吾已屬詬妹少矣已而醉寢清暑殿暴崩盖女謁病其將衰於寵也非有力且不受一言嘲辱以被蒙孝武面而甘心馬余志之曰惟口興我在至尊尤不可以不謹南宮萬既為力士凶殘其天性然哉

與其獵與其博所以納侮而誨凶者非一事也而又因博爭行因爭行怒辱之蒙澤之難潘公自取之難於萬復何誅然因之併殺華督意者殤公孔父有靈姑以是啟潘公興戎之口而假手南宮報於此日乎盖弑人君子奪人國謀取人妻南宮萬有其二太宰華督兼其三督雖就戮猶以不得與萬同醢為遺憾焉

桓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而去止襄公病傷於泓

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

論曰宋襄公方其為太子時欲讓嗣於庶兄目夷桓公嘉其意竟不聽襄公是以不得已立襄公何其禮讓而賢也後乃不自量國小爭為鹿上之盟為楚所執已復不知悔禍為泓之戰又不用目夷言可擊不擊以致敗績傷股而卒噫禮之與兵二事也君侯則宜無所不兼貫襄公嘗試於其所短猶且禍國禍身乃有書生未嘗知兵謬當節鉞之重寄迄無成功徒

足戮辱甚矣文武材之難也奈何其不自審而以人國僥倖乎

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止 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論曰熒惑守心以景公有君人之言三遽徙三舍不為災天高果聽卑也景公後百有餘年桀宋偃殺其兄湣公自立以逞志於齊楚魏乃至天不足畏反足

忤盛血以韋囊縣而射天此祭所未嘗為者偃為不
滅何待

論史記宋微子世家篇全論凡六

晉世家第九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
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靈公既
弒其後成景致嚴主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
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止武公代晉二歲

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

詭諸立

論曰夢天命之生子而子夢天命其子虞而虞夢天
 與之唐而剛桐一戲史佚成之遂唐晉之始封既皆
 天為之矣及穆侯以伐條之役生太子因名曰仇以
 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因名曰成師君子曰遠庶名反
 逆晉不能無亂亂在曲沃曲沃者成師所封邑邑大
 於晉都成師封曲沃末大於本且好德得民心是以
 能亂至於武公奄有晉封列為諸侯非成師何兆之
 以千畝驗之以曲沃故曰名自命也曲沃大於晉都

而昭侯以封成師故曰物自定也蓋無一非天意矣

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頹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

櫟邑 止 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

論曰獻公欲立驪姬子奚齊乃決意廢太子申生為
 之城曲沃使之伐東山然後私語驪姬曰吾欲廢太
 子則是獻公雖將廢申生使不有國初未嘗不欲全
 申生以生驪姬窺獻公意止於廢而不殺奚齊即代
 申生立諸侯必不服百姓必不附况城曲沃以居太

子昔成師以曲沃興今吾君老矣有如一且山陵崩
豈申生不能以曲沃還乎申生廢猶之未嘗廢奚齊
立亦猶之未嘗立驪姬誠計及之矣猶恐遽露殺機
獻公不果殺於是已則譽之令獻公不我疑人則譖
之令太子不但廢然後因之布歸釐置藥之網乞以
母子早自殺毋徒為太子魚肉此何事何言也而獻
公忍聞之乎怒殺太子傅杜原款則非復昨日城曲
沃遣東山意矣太子雖欲安於廢保首領顧可得乎

夫昨所從來遠宜試之誠防其毒也驪姬之毒毒於
毒藥而周謀積筭所從來更遠竟殺申生獻公固以
為申生宜自殺竟不知其為驪姬殺之也太子何不
自辭明之曰天下父無不慈之父有以蔽之使不悟
故不慈也即辭之君且悟之必且怒之不可怒何為
其不可也懼吾君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也且是時
重耳夷吾兩賢公子皆在絳奚齊之立尚未有成命
使驪姬傷其愛幸必從此衰而且媿且恐萬或一餘

毒在手為所欲為則又不但貽吾君以寢不安食不甘也已難既不敢自明國禍復不無深慮不得已寧死被惡名曖昧以死死新城之一日皇天后土實鑒申生之心君子曰申生純孝也愛其父隱驪姬之惡而不一辭蓋所全者大矣

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止於是邳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

論曰終獻公之世凡二十六年以驪姬亂者二十有二年其大夫死亂者三人焉曰士為曰里克曰荀息士為於申生受命將下軍之日知其太子必搖動策以逃無使罪至獨為先見及新城難後重耳夷吾二公子復不可知之數則狐裘蒙茸有歌從申生於地下得死所哉微病其初為一言而盡誅桓莊之族諸公子本欲弭亂亂何可弭也徒干天地和氣雖以一死謝群公子之慘理亦宜然里克諫伐東山不宜以

太子往又不奉獻公更擇太子詔何其正色立晉朝也獻公卒國虛無主殺一未立之奚齊弒一既立之卓子雖乃心在王室而有蹈犯名義之過遂以為異日殺身口實且所以語荀息者曰三公子怨將起則是申生尚有子可立也不求申生之子立之而迎重耳重耳不至而又迎立夷吾夫申生之子存而重耳夷吾皆可立則殺奚齊卓子為無名矣况受書呂卻被誘汾陽究竟汾陽安在甘伏劍下之誅晚節大都

不足算也若荀息者守獻公之亂命而以立奚齊為忠以死奚齊為信要之似忠非忠似信非信君子無取焉而且為歆白圭之章雖美之實刺之也三六夫不幸而遭其國亂合一本末乃優劣相懸係所識矣士先定識然後可以成其為致身竭節之全芳不然為荀息之死則竟不知國本為何事國亂為何因亦徒死耳不得槩目之為烈烈也

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止重耳立是為文公

論曰惠公以秦繆公得入而倍其地約以里克得立立即殺里克至於報秦乞糴事在不疑慶鄭之言可用也不用號射之姦言乃用之秦師自此深矣竟弊於韓為秦虜賴其姊夫人哀經涕泣得歸晉歸則自剪其謀臣慶鄭乃欲殺重耳於狄重耳者諸侯多利內之雖未立則已繫社稷之望矣顧可得殺乎惠公卒懷公立卒殺狐突初狐突之下國遇申生之怪告以夷吾無禮帝許罰罪兒謠亦曰晉不昌昌乃在兄曩

所稱申生重耳夷吾三公子皆有賢行夷吾之立十有四年諸所行事與其用人無一可者徒足禍國使為奚齊卓子之續公子之賢不賢豈不蓋棺定哉而要之驪姬餘殃未熄文公定霸猶不無待於四十年之後且瀕死者數也多難興邦其信然矣

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止重耳出亡凡十九

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

論曰重耳亡在外十餘年從亡諸臣趙衰咎犯見其

留齊愛齊女無反國志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齊女而齊女固甚賢殺侍者滅其口使趙衰等不至以掉臂開罪於其君然後君臣相與振其晚節反國而國反矣蓋齊女之謀居多必如重耳言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不能去則趙衰等一散不可復收蚤歲好士謂何而以懷女德失大事不圖齊女為羞之重耳言不自羞及至秦又受秦繆公宗女五人故子圉妻併在所受之中中國而夷

俗笑異日報功之格乃云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受上賞則不知司空季子之所謂其國且伐况其故妻以是為尊為防當置何等乎

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 止 三賞之後故且及

子晉人聞之皆說

論曰句踐霸越范蠡與同患難之功也功成則去而鴟夷以其君句踐獨處安君子多之重耳反國介子推與^其友咎犯諸賢人十九年從亾在外之勞良不可

泯及重耳即位介子推則隱入緜上山中羞與咎犯同位其言以為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在重耳宜國也社稷之功斷非人臣之所敢居也若子犯者要市於君投璧盟河殆無復人臣禮隱不與之共位所以媿子犯之沾沾德也而又以見君臣之間不可有要市之事蓋介之所維者大也以視越大夫范蠡乘舟浮海其隱止於遠禍全身又不可同年語矣

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趙哀曰求霸莫如入王

尊周止於是晉始作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先穀

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論曰八襄王尊周室務在秦策出趙哀用先軫軍事

勝為右之謀以勝楚軍而故小之曰此一時之說先

狐偃說我毋失信之賞以謝楚德而故張之曰偃言

萬世之功且文之所懼者楚子玉也子玉而既殺矣

晉有多賢焉文公又能鼓舞顛倒之其言則聽其計

則從其論功行賞則唯尊我以仁義居首功皆以力

假之者之事也使人言周襄王狩於河陽則其挾天子以令於天下之說也祇以成其為霸而已矣

七年晉文公秦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也

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止董狐古之良史也

書法不隱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出疆

乃免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墨臀於周而立之

是為成公

論曰趙盾實主廢太子夷臯而立襄公弟雍及太子

毋繆羸日抱太子號泣於朝而責盾以弃先君托孤

之命盾畏誅乃不得已而立太子夷臯是為靈公靈公

伏甲殺盾盾以故所飯桑下餓人得脫其亡不出境

者盾素得民和靈公民不附盾知靈公必被弑固日

夜幾幾乎望之也不然雅非其所擁戴之主且幾不

免死於伏甲之手而以餓人得脫亡則亡耳何必

不出境也趙穿即非盾與為謀實獲盾心穿亦賊盾

亦賊盾藏其刃而假之手罪浮於穿董狐洵古之良

史哉若第謂官拜正卿宜為法受惡則是魁逆而反
從末減矣竊^疑孔子言不如此也

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於武宮止

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
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

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為邢大夫

論曰卻克使於齊齊頃公以其倭也而令人如之侮之
頃公母復從樓上觀而笑之卻克怒歸誓必報齊蓋

怨毒之於人甚矣况聘享有禮所以生恭是豈母夫

人登樓觀肆觀之會子卒為兵端所自取也平原君

後宮不戒而使行汲覽者願得笑臣者頭其事似之

伐齊之役齊使曰頃公母猶晉君母此言出卻克遂

釋憾於齊不須必得蕭桐姪子為質雖甚仇讐未始

不可以仁人孝子之說寢其殺機也楚漢爭持太公

幾死鼎俎之上而以吾翁若翁一言感動得免其事

又似之然言出齊使而曰請復戰言出漢高而曰幸

幸分我一杯羹均之為言以脫君父於厄孰為忠憤孰為雄忍一何不相逮之遠也齊使奈何失姓名不傳

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止智瑩迎公子周來至絳

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為悼公辛巳朝武宮

二月乙酉即位

論曰伯宗以好直諫為三郤讒殺之梁山崩大異也

景公有問何不盡言陳答以謝天譴而直以為不足怪則其所謂好直諫者皆何言何事乎景公卒伯宗死厲公之世姦邪滿朝交相殘害厲公既不忍用胥童言殺藥書中行偃而又不知裁胥童之佞貴彼復其大夫位此進之為卿爵賞為無章且多外嬖姬卒及於難矣晉始作六卿尋以族滅二趙故生其反側繼以襲殺三郤故縱其凶慝蓋六卿之不易御如此矣悼公周者其大父復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

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
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惟仁義為本冬悼
公卒子平公彪立

論曰悼公立年僅十四而知戰戰乎負荷晉社稷之
不易願得賢大夫位之於是逐去不臣者七人收錄
文公入時功臣後亟示群臣以用舍之準矣故初僕
可以舉仇舉子而不隱魏絳可以宥其過而任之政
使和戎有功六卿率諸侯伐秦無不獲捷時方驚於

功利訪治道於師曠師曠因進以仁義之譚蓋厲公
之朝純小人悼公之臣皆君子設若悼公不即卒得
享國久長有君有臣庶幾王者之畧也何但有光文
祖之霸烈而已乎

平公元年代齊齊靈公與戰靡下止靜公二年魏
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靜公
遷為家人晉絕不祀

論曰晉景公始作六卿六卿王者之朝也晉僭亦甚

矣傳至平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六卿至頃
公晉益弱六卿皆大趙鞅欲殺邯鄲大夫武午以致
午之姻親范中行反范中行氏尋敗至出公知伯與
趙魏韓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謂之四卿出公告齊
魯欲以伐四卿而四卿反攻出公四卿中知伯最彊
哀公立繇知伯當是時晉國政皆決於知伯知伯遂
有范中行地趙魏韓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四卿今三
家矣幽公之時晉畏三家而君反朝臣居無何盜殺
幽公此後則三家以周威烈王命列於諸侯之日也
遂滅晉後三分之謂之三晉吳延陵季子以平公十四
年使晉而遽卜之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

論史記晉世家篇全論凡十二

楚世家第十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於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歟棄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止周召隨侯數以立

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

罷子文王熊賢立始都郢

論曰楚熊渠時自以蠻夷不與中國之號謚雖僭立其諸子為王猶畏周天王興師討之也尋去其王號至楚武王通熊通時諸侯弑逆接踵周天王擁虛器於上無如諸侯何又其如蠻夷何蓋中國之所以威蠻夷者為其能順治於內而其政雅足示蠻夷觀也其中國之政既皆不足示蠻夷觀然後蠻夷得操敵甲而觀之為隨侯者力無能拒楚為之周請尊王弭固不為過然弑君非隨也侵天子田非隨也周不敢問於

諸亂國之間而因以啟蠻夷之雄獨使隨盟楚則得罪於周背盟又見怒於楚周召隨而毅以立楚推原事始隨立之耶亦諸亂國立之耶隨不無辭以謝周矣

文王二年伐申過鄧止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與潘崇使為太師掌國事

論曰楚成王已立商臣為太子後又欲立子職而廢商臣商臣蠱目豺聲生而違禽獸不遠弑父與君饒為之故一聞潘崇能行大事之說而深有當於心也曰能楚史於是不忍讀矣

穆王三年滅江四年滅六蓼止於是乃罷淫樂聽

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

以政國人大說是歲滅庸

論曰莊王初政日夜為淫樂伍舉首入諫王曰吾知

之矣從而不改也居數月淫益甚用蘇從言遽罷淫樂所誅所進各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考蘇從言曰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良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伍舉第以在阜之鳥聊為諷喻而未嘗直言極諫如蘇從將無多直而少諷乎曰不然為蘇從直易為伍舉諷難何言之伍舉諫於下令國中之初自分必無幸顧安知莊王遂不殺而姑容之也伍舉諫既不殺可以覘莊王之不殺諫

臣笑况其言曰不蜚蜚將冲天不鳴鳴將驚人雖甚
淫樂其志畧必有大過人者又既露於言表以故蘇
從敢接響伍舉於數月後而其諫言為加直焉遂收
一代轉圜之美成其^兩人批鱗之名均之敢諫臣也伍
舉諷而愚蘇從直而智故曰伍舉難

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遂至洛觀兵
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小
大輕重 止 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

論曰楚觀兵於周郊問鼎大小輕重示欲逼取天下
之意以王孫滿對楚雖有雄心不能不却步矣其後
世楚復屈於趙平原君客毛遂而唯唯聽與定從平
原君曰毛先生一王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國如
有人趙非有^九鼎且不啻有九鼎之重周德雖衰王孫
滿在也問鼎大小輕重是亦不可以已乎

九年相若教氏 止 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
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

罷兵去

論曰楚莊王伐陳陳破則用申叔之言復陳國後圍鄭鄭克則不用群臣之言而獨斷與之平及其圍宋城中食盡則又以宋華元之言遽惻然為罷兵去其父商臣所以為如彼而其子乃能不利人之土地不嗜殺人稱令主焉然其父愆終不可得而蓋也商臣實罪大惡極雖孝子慈孫且奈何

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

止十年召蔡侯醉

而殺之使弃疾定蔡因為陳蔡公

論曰楚靈王弑其君却敖代之立此豈可以討齊慶封之人乎故慶封得聲其事而反之彼亦一崔子此亦一崔子陳文子所以棄十乘弗顧而竟無託足之邦也

十一年伐徐以恐吳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 止析

父善言古事焉

論曰析父所對據左傳昭十二年右尹子革之辭也

析父方且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今與王言如響
國其若之何析父時為王僕見子革對故嘆其順王
心如響應聲云移其言於析父必太史公誤也嘆人
者嘆於人不得不為析父拈出

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止

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

論曰楚靈_王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太子祿之殺活人之
父息大矣因之得收葬於申亥之家天道人理靡施

弗報其常也惟故銷人者當靈王枕股饑卧之頃則
徒知有新王法也寧復知有故主息豢子史不載其
姓名而但曰故銷人夫銷人而可以倚為故舊共患
難者良不易得故銷人不大抵然哉

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
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
受禍止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弃疾如叔向言
也

論曰埋璧壓紐鬼神告之知為弃疾當主社稷韓宣子與叔向論子比不終弃疾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如叔向言觀從乃欲以子比殺弃疾子比曰余不忍是猶晉胥重叔殺欒書中行偃而無能得之於厲公也夫胥童觀從之二凶者非不先見乃天意固有屬矣太史公記楚平王立必本其初而言之凡社稷之主豈偶然之故哉

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為太子建取婦止令司

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

論曰按說苑云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奮揚至王曰言出於予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予臣不佞不敢二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夫司馬奮揚所以處平王父子之間曲為兩全而已之所以復平王之命又能不欺其君不失其臣禮春秋美談孰踰此乎

史記脫畧不悉及余甚嘉奮揚其人之事之言用說苑補之

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 止 十年冬
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
吳兵遂入郢等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

論曰蓋聞夫婦五教之端也有夫婦而因以有父子
君臣兄弟朋友謂之五倫五倫明然後百姓親國可
得而立也今為太子建取婦卒自取之而夫婦之倫

亂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而父子之倫絕太
傅少傅皆以傅太子用少傅費無忌言殺太傅伍奢
及尚而朋友之倫喪建凶珍立而兄弟之倫不循其
序平王之墓竟不免為伍奢所辱而君臣之倫至是
不復可問矣讒之為禍豈獨禍人國哉併其所以立
國之五者而禍之本之皆商臣之餘殃不於子於孫
雖竟續楚祀如神符楚祀竟何賴若人而續之耶楚
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衆衆乃喜是謂國人殺之也

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止吳王
闔閭伐越越王句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
越而不西伐楚

論曰楚昭王亡走鄭鄭公之弟懷欲殺之以報其殺
父讐鄭公止之得不殺而且與之出奔隨得終不殺
夫懷之所為類伍子胥鄭公意則謂君父之倫等重
耳與為過成孝子之名不如曲救弑君之惡君子曰
鄭公視其弟懷為近道矣昭王奔隨幾復不免為吳

師所襲賴其從臣子綦深匿之又得不死試為論夾
漢水陣而敗績亡主者子常罪也願以我子吳而代
王死敵者子綦功也稷之役堂谿氏之封吳於楚事
在必報而以越王句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是不西伐
楚楚昭王瀕死者數也其所至有天幸焉向令費無
忌在昭王必無幸子常罪在敗績功在誅讒又豈可
以汗馬成敗埋沒社稷之臣哉

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止楚昭

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論曰熒惑守心司星子韋謂可移其害於臣於民於
歲宋景公三不許赤雲如鳥夾日而蜚將害於楚昭
王之兆也周太史謂可移於將相將相願為移卜河
為崇大夫請禱河昭王皆不從之二君者皆能聯將
相臣民為一體無負天心仁愛者矣齊景公不忿賦
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百姓苦怨以萬數以致彗星
見則但有堂堂栢寢之嘆而已竟未知所以悔禍謂

何國君之賢不肖豈不大有選庭哉

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

止

伏師閉塗迎越女

之子章立之是謂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

論曰楚昭王舍其子不立而讓其弟公子閭立為王
要者在何地何時地則軍城父以與吳對壘之地也
時則病甚將戰之時也蓋軍中萬不得已而為此讓
其意必未忍舍子也與宋宣公舍太子與夷而讓其
弟和常變不同公子閭直從昭王意間成其自己人

品而未肯一日為君伏師閉塗迎昭王子章就軍中
立之事甚盛德謀出萬全宋穆公和又當遜美矣

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

為巢大夫號曰白公 止 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

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

引兵而去

論曰楚威王代齊敗之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以張

丑能偽言於楚王田嬰得不逐楚使柱國昭陽將兵

攻魏破軍殺將有功又移兵攻齊齊王患之以陳軫

能往說昭陽軍中昭陽善其言而引兵去軫言云何

曰昭陽官為令尹楚國之爵無有加於令尹之上者

官既甚尊功復何求必欲攻齊此為蛇為足之類也

信斯言也是使為人臣者功名未遂雖開邊生事無

不可富貴已極則持滿巧全不必更建功於其國國

家顧何利若人而功名富貴之耶陳軫用作談資以

却楚師說士之舌固無不可昭陽奉為忠告引兵去

雖襄陵之役破軍殺將功莫大焉而不復蛇足終鄙夫也

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齊楚魏相會盟齧桑
止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
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

論曰舌上之商於此其詐易見懷王獨不能覺其詐
左右之靳尚又因幸姬鄭袖進其說此其欺難知張
儀愈得以售其欺群臣皆賀則陳軫之吊為孤鳴矣

從約已畔張儀已去則屈原之諫為無及於事矣縱
有及必弗聽也蓋宣言得地遣使辱齊懷王魂魄為
六百里商於所奪儀易楚矣楚不宜敢取儀其言雖
以張秦實有所恃而無憚也利令智昏殆未有如楚
懷王之甚者竟以成張儀之名夫張儀亦幸而然爾
二十年齊湣王欲為從長惡楚之與秦合止齊韓
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
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卿通將兵救楚

三國引兵去

論曰齊湣王遺書楚懷王欲與併力收韓魏燕趙為從以尊周室然後名成令聽可以率諸侯伐秦此正論也而楚王猶豫不決下群臣議昭睢議亦猶湣王書不主合秦同所不同者湣言尊周睢絕不言尊周而但言必取地於秦以刷恥於諸侯非深善樛里疾不可以樛里疾能言於秦復與楚之侵地也楚蠻夷也非可與語尊周之大道者故於彼猶豫於此響答合齊矣已又倍齊不合秦矣已又盟秦反復於秦齊韓魏之間所侵地終不可得徒結三國之怨而厚其毒於秦向令昭睢一如齊王指力持尊周之說以其夏變其夷而因之合力伐秦時哉弗可失惜乎懷王之見昭睢之談兩失之余是以獨有取於齊湣王遺楚之一書雖間書實正論也

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闔楚太子殺之而亡歸止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

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
 論曰懷王見欺於秦非一而足欺之以商於雖有陳
 軫弔之弗聽也欺之以武關雖有昭睢止之弗從也
 乃若所聽所從何人乎則不過左右之靳尚與夫幸
 姬之鄭袖而已偏信生奸拒諫取侮秦是以能欺楚
 楚王卒以求歸無所容死於外史稱楚人皆憐之如
 悲親戚蓋所以著秦虎狼之無信而楚人猶知有君
 臣之情○齊湣王能歸其楚太子橫使楚社稷神靈復
 有主焉固不失為桓公霸烈之遺也○楚倍齊實甚謂
 何哉

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二十四萬
 止周書曰欲起無先故罷南則兵至矣於是楚
 計輟不行

論曰項襄王得弋者之說而廣之將以報其所大怨
 於秦則有名矣因欲以昭子圖周蓋問鼎之雄始於
 楚莊王賴王孫滿有以折之滿之言曰鼎之輕重未

可問武公以折昭子亦曰罷南則兵至周德雖衰前有王孫滿後有武公猶足使天下之共主三代之傳罷維於不墜楚雖雄且奈何

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止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

楚郡云

論曰秦將白起拔我西陵拔我郢拔我巫黔中郡楚所餘無幾何矣頃襄王猶能收東地兵十餘萬復西

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拒秦豈非以燒墓夷陵楚與秦不共戴之讐不兩立之勢哉居無何分兵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以太子為質楚從此益弱而不可振卒以淪亡則何不移其問鼎圖周之雄緒試以一自問楚先王之燒墓夷陵也蠻夷而滅虎狼不足惜矣

論史記楚世家篇全論凡二十

越世家第十一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於今諸夏
艾安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
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
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
顯得乎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
也封於會稽 止 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

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

論曰伯嚭子胥同被楚難以奔吳者胥不嚭不殺吳不嚭不亡胥父奢稱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夫忠臣謀國必先為國辨奸嚭貪可誘以利敵國之大夫且能料之不爽胥與同奔又同列嚭不難知也知之何不為吳早圖之卒令越間得行讒深難剖故雖烈烈死矣然於謀國則疎也智云乎哉

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 止於是

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為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

論曰句踐霸越以恥范蠡忠越以其所言兩不切都在靈明方寸地打算停當然後可困可亨可任可讓故凡為人君者貴自彊為人臣者貴自考

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

吳 止 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

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

政

論曰越納逢同之諫雖以七年拊循之士民足用報
 吳而不遽用其君句踐實賢其臣種蠡皆同心輔越
 故逢同得以伸其說若子胥之於吳也一人固不能
 獨立有被讒以死耳嗟乎孤忠自許幾克有濟身且
 不保者往往皆胥之類也必取吾眼置吳東門觀越
 兵入胥死不瞑目千古恨之

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

乎止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
 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
 之種遂自殺

論曰句踐請為臣為妾備極屈辱然後脫於會稽之
 厄以成其霸越之名夫差則直曰老矣不能事君王
 而蔽面自殺用謝子胥於地下就昏明彊弱存亡之
 事較之吳不如越然吳王差見子胥一言能使死胥
 有生氣越竟令生種被死刑夫差雖亡國之君亦以

視句踐猶為有人心焉

句踐卒子王鼫與立 止 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論曰戰國多傾危之士齊使失其名而其為論視蘇

張輩幽隋有加今越無疆也不得不釋齊伐楚越以敗

散齊併不免要之皆傾危之士之所為哉

范蠡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句踐深謀二十

餘年竟滅吳 止 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

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

貨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

論曰久受尊名懼及於禍而去焉者惟春秋之范蠡

漢興之張良兩人而已良之去漢則必從赤松遊蠡

去越之齊而相印復不去肘之陶而逐什一之利以

致富以自溷於流俗又何其所去之輒不同也蓋良

去禍也非能去名者也蠡受相印歸相印致千金散

千金而終於累貨巨萬稱陶朱富人為後世貨殖之

祖能去禍并去名者也何言子從赤松者名高祖貨

殖者事賤既去矣何必不賤名歸無名是蠢志也然則今之君子有能去國者良蠢宜何擇焉曰不為蠢朱公居陶止所止必成名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

陶朱公

論曰莊生廉直甚貧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以故莊生能盜竊楚柄生殺人莊生蓋楚俠也既為朱公故所善第以一封書往宜無不可得於莊生乃裝其多金付之錢虜本欲生中男也而中男竟不可得生朱公則未為知莊生矣。豈獨其長男誤中男哉。要之殺人者法無赦黃金定有時不靈

論史記越世家篇全論凡七

二十一



鄭世家第十二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踈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 止 犬戎

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

突是為武公

論曰太史伯卜齊秦晉楚之興必本於其先佐命及物之功德苟衰於德雖以周室八百年基業而其百姓相與怨讐不能自存徒為興王資與虢鄆同夫興廢亦何常之有哉有其興之後世子孫乃至貪戾暴虐其民不思先公先王積累之漸締造之難是又興者資也虢鄆之民皆公之民蓋即淵獫叢鷗之說也

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止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

見母

論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瞽叟實助之殺舜盡事親之道而已矣庸計殺哉莊公亦人子也以叔段故忍於遷母而絕之居歲餘然後萌悔心思見其母為穎考叔者惟宜因其悔萌用井廩之事相况用底豫之化相期使春秋列國之主并得聞克舜之大道何不可乃謬為穿地黃泉說取勿負誓而止雖幸為母子如初終悖德矣穎考叔殆知言孝而未純者也

二十四年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

止犯長且難之况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

問王疾

論曰犯長且難之况敢陵天子其言似也然開罪於取禾負逆於射臂僅不至如祝瞻祈請在亂賊接踵之季則固以為何傷矣此春秋之不得不作也

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

救齊止宋人長萬弑其君湣公鄭祭仲死

婚者即
又姜穉
之是矣

論曰按說苑太子忽辭婚於齊其言曰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為師婚乎終辭之是能於祭仲之導諛却而勿用又能惡高渠彌之為卿賢哉忽也鄭社稷之福也然卒不免於三公子皆君之難則以兩佞難拔廢立由鄉父莊公實貽之以多難耳於三公子何尤三公子從杜預說不教太子以子突子亶子儀為三蓋得之

十四年故鄭亾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

甫瑕要以求入止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

論曰問鄭厲公殺甫瑕與漢高戮丁公同異答曰一
劫之使為弑一誘之使不為敵而皆誅之以事君有
二心法同也丁則無辭矣瑕於臨刑猶德色而出怨
言此不無說秦失其鹿漢楚起而爭之臣漢死漢臣
楚死楚漢為楚誅丁并為後世人臣誅丁漢自顧非
有慙德者也昭於厲實君之笑逐其君昭代立厲身
先自逆難以責瑕是故瑕雖罪浮於丁丁以漢高故

則甘伏法瑕以厲公故則未免有辭法同而用法之
主頗有不同處至於反復鄭之多故者祭仲也祭仲
不聞戮屍而原繁特令死職事更不平

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止鄭發兵從晉伐秦

敗秦兵於汪

論曰文公弟叔詹識晉重耳之必為鄭憂其為言文公
不能用徒甘一死報國惜哉烈笑及繆公之身賈人
弦高以十二牛勞軍遂却秦兵司城繒賀者則賈其

鄭情於秦為賢為姦何國蔑有顧不知鄭繆之所為
旌別誅賞竟何如也

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止國人復逐其族以其
弑靈公也

論曰子公與子家謀弑而弑行者也記子家卒不予
子家之死於牖下也去疾知讓立不知討賊至以去
就為繆氏爭甚無謂然必待子家卒而國人乃敢逐
其族去疾便不復爭可見賊魁在側奮劍殊難襄公

雖銳意去繆氏決非襄公所能去去疾賢者誠為國
難後萬全而不得不有一爭夫豈姑息繆氏者哉

七年鄭與晉盟鄆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
伐圍鄭止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
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
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

論曰鄭介兩大之間其言卑遜可哀而其事反覆可
恥君人國者弗克自彊勢必至此也

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告急於晉止於是赦解揚使歸
晉爵之為上卿

論曰壯士解揚霍人字子虎記何詳也以其能成君
命不惜死特詳之晉則知求其人楚則能赦之歸皆霸
烈之美談也鄭不足以語此方當親楚則執之獻之
而已

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潰立止子產仁人鄭所以
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

論曰簡公之立甫五歲子孔挾其誅子駟功欲自立
而憚於子產效亂之一言逆節不著終以伏誅簡公
十二年之後規摹氣象俱新矣子產既仁人延陵季
子又進之以秉禮存鄭之說諸公子中乃亦不乏知
子產深者夫君子將有為於其國也上賴明主得以
顯其身行其志亦必下有一二知己德業相勉患難
相全非偶然矣

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止韓哀侯滅

鄭并其國

論曰子產歷事簡定獻聲凡四朝國享靜謐之休其
為人博物洽聞而其為政必以禮如延陵季子言孔
子大聖人生與為兄弟之交死洒遺愛之泣獨不幸
丁鄭末葉介在彊鄰朝晉朝楚委曲圖存已耳子產
既卒聲公僅能終其世哀共而後尋復多難鄭并於
韓賢者之係國存敗理不爽矣

論史記鄭世家篇全論凡十一

趙世家第十三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
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次誅
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繆哉秦既虜遷趙之亾大
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
郡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太戊御止趙盾
弒其君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謚為宣孟子朔嗣

論曰造父為周繆王御繆王馳千里馬功徐偃王大
 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是為趙氏之始也自造父以
 下六世至奄父奄父生叔帶叔帶建趙氏於晉國之
 始也自叔帶以下五世而至趙夙趙夙再世而生趙
 衰趙衰從重耳出凡十九年得反國趙衰卒趙盾
 嗣趙盾歷事襄靈成景四朝身幾不免名復不全盾
 卒子朔嗣而下宮之難作實滅趙宗幸有不滅者存
 危乎危矣

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

王戰河上止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

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設趙

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

論曰立趙孤兒武事公孫杵臼自謂擇其易者為之
 而以其難事付程嬰夫難不在匿真孤兒十五年其
 事不敗而在於殺偽孤兒謬市千金使通國皆知程
 嬰為市孤賣友之小人不辭假若十五年之內匿孤

兒一朝不祿或程嬰不及待十五年身便死功既無
 就名亦難全偽孤兒亦即真孤兒矣市孤賣友之小
 人誰當為程嬰湧刷此名而與公孫杵臼并芳千秋
 乎是以難也程嬰皆不暇計及之第為其難者而已問
 韓厥視杵嬰復何如曰當朔之死許諾之不以不絕
 趙祀即逆知杵嬰二人非常人可屬以趙事者唯韓
 厥能知人故敢許諾之以必存趙祀三人同心程嬰
 可以為難矣公孫杵臼良不易若論元功必韓厥也

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郤止從

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母卹果賢
 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母卹為太子

論曰非真有寶符藏常山從常山臨代代可取此簡
 子所藏之雄心即寶符也諸子中唯母卹揣得之先
 是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有夢當道者屏左右有謁姑
 布子卿相諸子無為將軍者皆若為母卹設母卹真
 將軍果天授矣雖然太子伯魯在也以簡子病夢之

荒唐與夫姑布塵埃之物色而一旦廢適立賤後世保無主君有私其嬖賤之心謬為夢以欺社稷其君側又保無用姑布之說而售其動搖擁戴之姦則奈何哉簡子此廢此立深可為戒不可為訓也

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止簡子曰大

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

論曰趙盾未嘗弑靈公自董狐良史書之弑靈公者必趙盾非趙穿趙鞅未嘗以晉陽畔自孔子作春秋書之以晉陽畔者必趙鞅非趙稷余嘗讀韓詩外傳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為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後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故以為周舍好直諫乃過孰有大於不請晉君而執邯鄲武午保晉陽乎於此不諫則未得為鄂鄂之臣如魯諫及之而簡子必欲

逞其邯鄲之私則是周舍生而其言不必後死乃以不聞其鄂鄂為憂豈真憂之乎抑飾賞諫之虛聲而姑以新趙人之耳目乎皆不須深論第其善為取喻曰千羊皮不如一狐腋而以媿諸大夫之唯唯者蓋格言通萬世矣

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於朝歌 止十年

中山武公初立十三年城平邑十五年獻侯卒

子烈侯籍立

論曰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代王被銅料之慘夫人垂靡笄之烈史以道夫婦也方晉陽急高共非能有功獨能不失人臣禮於是襄子行賞必先禮而後功史以道君臣也襄子有五子及其傳國不傳子而必傳伯魯子史以道父之於子初雖廢適而立賢弟之於兄終當退庶而進適也讀此一段人紀天倫各還其位在春秋之季尤不易得哉

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 止歌者

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
史賜相國衣二襲

論曰公仲連相趙四年而未能進一士微番吾君言
其相蔽賢其君顧安得不好音乎區區持二萬畝田
亦末矣

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止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

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

論曰滅晉為三陪臣而執國命勢必至此也分周為

兩諸侯而專征伐勢必至此也向令暴秦不作雖以

趙韓魏之彊遽不過奪端氏之封絕叔虞之祀周室

空名如綫以相繫猶知為共主焉記曰朝天子為諸

僭國之不朝周久矣復舉茲典得自肅侯而繼之以

下車謝諫之美并著於篇肅侯亦賢侯哉

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止主父初以長子章

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
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

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
為天下笑豈不痛乎

論曰烈侯好音得牛畜侍以仁義約以王道不復為
歌者求田肅侯好游聞大戊午扣馬有諫為之下車
謝武靈王所好在於拓地開邊胥國中貴賤君臣而
胡服之自號為主父而傳國不於其序而於其所愛
至稱先王之貴臣肥義者召議信宮五日其言不過
將順其易服之雄心而其事則知盡節於廢長之亂

命余讀列國世家言晉之驪姬趙之吳娃是皆能亂
人之國者也晉之荀息趙之肥義是皆能死人之國
之亂者也獻公終以不悟而新城之難獨申生存子
當之主父欲兩王其子殆不勝長子章傑然之憐也
而沙邱之變以至父子俱死趙視晉得禍不尤烈哉
嗟嗟主父攘地務為奇服傳國殊無遠慮既顛倒失
序於先復猶豫誨姦於後則吾以咎相國肥義雖死
不足謝趙先王於地下矣

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五年與燕鄭易止於是趙乃
輟謝秦不擊齊

論曰蘇厲遺燕王書以為齊也為齊必先為之離秦
離秦之言稱天下者三曰以齊餒天下曰恐天下畏
已故出質為信曰恐天下亟反故徵兵為威於其終
篇復稱天下者六曰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
必曰王毋與天下攻齊曰天下必王為義曰天下必
盡重王義曰王以天下善秦曰秦暴王以天下禁之

當是時趙承主父胡服之雄緒故蘇厲書始終以天
下立論而兼及於代馬胡犬昆山之王之三寶以曲
投世主之所崇尚使利害得失較若列眉焉於是趙
乃輟謝秦不擊齊三寸管詎不賢於十萬師哉

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止人主之子
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
守金玉之重也而况於予乎

論曰讀廉頗藺相如傳趙奢死藺相如病篤趙括代

廉頗將皆孝成王立七年以後事方惠文王卒孝成
新立三將軍者固尚無恙也宜不難為新嗣王抗彊
秦聯與國如惠文存日之勲而必使長安君為質以
望救於齊不遽示天下以弱乎假如質長安君事太
后竟不肯齊救竟不至趙社稷竟不可知之數三將
軍安所施面目乎余是以知三將軍者必駕馭之以
惠文王故其功名易辦一旦惠文卒太后用事欲犯
其威嚴回其盛氣以奪其愛兒有濟於國家緩急比
非將軍之能唯老臣善諫者得之趙之左師公燕之
陳翠則皆謂所周旋女主以顯名當世者也夫周旋女
主忠臣所難必不得已而立於則天之朝廷成其狄
梁之人品事又甚難矣

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
注人拔之止趙忽軍破顏聚亾去以王遷降八

年十月邯鄲為秦

論曰馮亭不能為韓守上黨勢不得不入之於秦而

以其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使趙無故而受此大利趙王大喜平陽君豹則以為甚禍之所伏也尤勿受便豹可不謂趙忠計之臣哉有忠臣豹又有猛將廉頗趙雖不及秦之疆大猶足恃其人而無恐焉獨奈何拒忠言不用貪大利必取之趙既負此二失而秦方且陰易王齕以白起將我顧代廉頗以起括將失策之中又失策矣此不待長平兩壘之交其勝負之形不先判乎衣偏絮墜飛龍夢為吉凶而貪復

垂戾魯不知悔禍以圖存孝成王可哀也至其子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視孝成王免廉頗而將趙括更大謬無道太史公病其遷之母倡乃底滅也夫趙母卹固翟婢所生也將以昌趙其生子必賢將以亡趙其生子必不肖奚道貴賤哉

論史記趙世家篇全論凡十一

魏世家第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
 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
 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
 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止魏君
 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
 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

太古堂詩史
論曰春秋而尚五霸雖事功甚盛真儒不出於其間
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戰國而罕丈夫雖結客相
高大都皆慕勢嗜進而無恥故曰儀衍之流有同妾
婦貧賤者驕人其說自田子方發明之而其道以卜
子夏段干木相與扶持之文侯能畧去王公之勢分
執弟子禮篤信尊崇之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蓋士
氣賴主德以培主德以培士氣而光三代之下獨魏
文侯之世令人有遐思焉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

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

止
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

子

論曰宋仁宗嘗問置相於王素王素對曰唯官官官
妻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上曰如是則富弼爾夫仁宗
固宋所謂賢君也非以王素之言幾失富弼若使主
德少遜仁宗朝論復無王素雖有富弼之可相欲不

由宦官宮妾以進豈不難哉余讀史記至魏文侯卜相叅以宋史觀之凡置六卿百執事無不兼論才者唯置相臣則專論品不論才魏李克宋王素其可謂知言相道矣

二十六年魏山崩壅河止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

涓軍遂大破

論曰魏武侯之終于營與公中緩爭為太子韓趙二家乘其釁而圖之國幾破亡太子申之使為上將軍

攻齊也欲吸汁者衆太子用外黃徐子言求不戰而還不可得合論兩朝武侯有不豫建太子之失惠王知豫建太子而又襲晉獻公遣申生伐東山之讖且魏太子帥師非材以視晉申生又不倫矣惠王失策甚乎哉幾再亡國

三十二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軍商君詐我將軍

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止昭王卒子安釐王立

論曰鄒衍淳于髡孟軻以惠王三十五年禮幣至梁

惠王尋於三十六年卒於是魏廷無賢者之迹矣襄
王享國十六年國弊於秦昭不可支其末年張儀乃
相魏襄王卒張儀復歸秦哀王立六年張儀與魏章
皆歸於魏魏相田需死張儀犀首薛公三人者皆可
代田需相楚昭魚害之而欲魏太子自相侵蘇代為
言於魏君果相太子於是魏廷不第無賢者也併無
所謂從衡之客為佐矣魏之削也滋甚何怪其然乎
及昭王之身伊闕喪師秦兵壓境以白起之將誰得

而逆其鋒於斯時也必記曰芒卯以詐重所以著一
詐之餘無策芒卯之外人

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
梁下韓來救丁秦温以和止是何王之用智不
如用臬也

論曰安釐王之初年既予秦温以和尋不免於拔我
四城和足恃乎芒卯走段干子益復一籌莫展請予
秦南陽以和魏地其有盡時矣由蘇代之言驗百世

之下以覽汴宋之轍持危定傾法不可望於患得嗜利之鄙夫而割地媚敵事每出於賣國謀身之奸相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交相欲之。交相制之。國賊顧何所不至也寒心哉

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

秦拔我鄆邱

止

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

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論曰秦昭王自謂韓魏無如我何其君驕矣左右皆

曰甚然諛者衆矣一中旗馮琴而起能不雷同左右叙述委切而規之其言曰韓魏雖弱願王之必勿易為其肘足尚可策而前也秦獨不虞為知氏之續乎左右則貢諛之外安知其他是故軍國大計決不可使左右人得闐其口昭王固不免於驕然以諸左右之諛不必聽以中旗之一人一言而為之動色恐由此觀之秦欲不昌不可得矣

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

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止於
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

論曰敵國見侵求救不至唐睢年九十餘矣請得西
說秦王兵先臣出卒以救魏魏氏復定此以知人臣
一日未死之身惟刀是視宜無不可濟毋徒諉之曰
老矣無能為也已則何不取魏人唐睢事而觀之

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
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止信陵君言

於王而出之

論曰范痤固故魏之免相也何負於魏魏第利趙七
十里之地之獻便欲為趙捕殺無罪痤致座上屋騎
危為死市生市之說竊為魏王羞之信陵君亦必待
座上書至將不無自危乃言於王而出痤於死書不
至則痤為可以不救之人殺痤為可以不言之事也
信陵又何心哉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

謂魏王曰 止 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為郡
縣

論曰無忌固料彊秦不盡王天下而臣海內不休故
其策魏恐益近秦患唯願以從事王受楚趙之約存
韓以自蔽魏王乃欲親秦伐韓因之以求故地曾不
思韓亡魏首當其禍無異身投虎狼之穴猶謂可以
相依食人豈不悖哉魏有一信陵而其言不必用項
有一范增而其計不必行審雌雄之勢以人定雌雄

之勢以天太史公曰天方令秦平海內魏雖得阿衡
之佐何益夫楚漢亦猶是矣

論史記魏世家篇全論凡九

韓世家第十五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
韓原曰韓武子止此謂時紂舉羸二十六年高
不才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

論曰君民本一體大兵之後又凶年此民不堪命之

時也而高門是作民自民君自君似漠不相聞然申
不害若在庸有是役乎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如
持左券不與勞民侈國時絀舉羸者皆不可不以為
戒也

宣惠王五年張儀相秦止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

為襄王

論曰陳軫策楚用虛名救韓莫免於秦之南下伐我
公仲策韓必勿恃楚之虛名救而輕絕彊秦之敵二

子皆策士之智者也今公仲策得行遽與秦南伐楚
而勝矣秦則加彊韓豈有利焉將賂之一名都謂足和
秦不思密近秦患者韓也勝楚之後秦虎狼貪戾無
信保不復韓之問乎奈何必敗從以購秦而其為速
禍均乎楚救非實公仲策雖以料楚則是必以恃秦
則非韓固不可奈何之時也姑竭其智而已

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
宜陽止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

是為釐王

論曰公叔伯嬰與蟣虱及公子咎立是襄王子伯嬰
 即太子嬰嬰在嘗與蟣虱爭立嬰死咎又與蟣虱爭
 立蘇代凡兩為策策以萬室之都雍氏之旁以為公
 子咎必將也其私所擁戴必咎伯嬰未死猶若兩端
 觀望者然伯嬰死蟣虱不得歸韓韓竟立咎蘇代豈
 終有不用之策乎公孫昧者秦客也韓以楚圍雍氏
 故求救於秦故不以師至以客至客輸秦之情於韓

借張儀故智為端引申辨難雖若忠韓其實張秦之
 彊而威公仲以必恃秦也其言以國合於齊楚者故
 以嘗公仲非客本懷也未見公仲遂以國合於齊楚
 而行昧之言楚於是遽解雍氏圍則其所謂郢使三
 反秦楚類有約者殆真有約而故疑似其詞也不然
 何以客言於前圍解於後是豈不約而然乎以不救
 救之秦乃弄韓於股掌之中使公仲益信秦之為足
 恃也讀者玩焉

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止釐王卒子桓

惠王立

論曰秦好利無信其天性然也求救必告之以甚急此秦救所以愈不至也魏有唐睢韓有陳筮固不言急而言未急睢曰使之太急彼且割地而約從則王何利焉今筮亦曰急則將變而佗從之二客者一老矣一病也皆能使好利無信之秦不得不為韓魏用謀國必於少年誠未見少年之能事果有過於老者

也遇國家緩急苟有可濟死不辭勞唐睢陳筮有焉

桓惠王元年代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止秦虜

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韓遂亡

論曰太史公論韓氏非有功於晉終以遐昌與趙魏等良由韓厥存趙孤兒陰德故也陰德培家影響不謬不然韓積弱之國居天下之衝腹背受敵何得血食其社稷幾二百年然後滅於秦乎

論史記韓世家篇全論凡五

論史其辭亦不獨公

多其辭亦不獨公

多其辭亦不獨公

多其辭亦不獨公

多其辭亦不獨公

多其辭亦不獨公

多其辭亦不獨公

多其辭亦不獨公

多其辭亦不獨公

多其辭亦不獨公

多其辭亦不獨公

多其辭亦不獨公

多其辭亦不獨公

多其辭亦不獨公

多其辭亦不獨公

多其辭亦不獨公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
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
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
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
遵厭兆祥云

陳完者陳厲公伉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
公使卜完止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

出貨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
成子

論曰凡亂之作莫不於民心占之凡民之心惟賦稅
一事能得失之田乞田常其政皆以小斗收賦稅於
民其貸民以粟則以大斗為其可以德私門而謀公
室於臣為奸於國為亂矣不敢於私門市德之奸而
敢於羨賦衣冠之盜以小斗予以大斗收者比比是
也甚至導其主為無藝之征取之民恐有不竭之遺

不又失民心者之所為哉欲終毋亂得乎是故先王
立惟正之式不可加也孟獻子垂歛臣盜臣之戒不
可犯也

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監不可並也止田常
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八尺以上為後宮後宮
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田常
卒有七十餘男

論曰田常身負大逆之謂何乃至縱賓客舍人出入

後宮以自亂其宗齊國之政歸於田氏矣田氏之政
竟不辨其歸誰氏之子也大開亂室綱常不恤安問
惟薄雖其初卦卜之事兩足兆祥然是田則驗非田
則不驗皆存而不論可笑

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相齊常謚為成子止於是
齊國震懼人人不敢歸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
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
論曰毀譽已不足憑矣况出於左右之口徒以啟幸

門而空善類國欲治得一封之一烹之於其左右
嘗譽者皆并烹之如此覺察如此威斷千古竒快矣
但君不能以自視必使人視之其所使之人復何如
人顧安必其即為我視之而得當以報也意為君難
哉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止居
暮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論曰作兩段讀前一段騶忌子為齊威王語音而因

以論治雖再述不煩雖重言不殺善諷後一段駟忌
子因淳于髡語之微言者五有領畧而無問難如響
答聲又善悟此史禪也

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
會田於郊止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
王慚不懌而去

論曰自左右毀譽之奸破賢人必樂為齊用齊之規
模固已宏遠矣梁惠王挾徑寸珠可以照十二乘者

猥云寶哉何陋也至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
髡孟軻至梁則惠王末年事雖無救於馬陵之敗猶
能移其前之寶珠玉者而寶賢人乃有擯賢若讐竟
不使與珠玉同被珍惜吁是又梁惠王之不如也

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
大臣而謀止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
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

論曰威王用段干朋計救趙因敗魏於桂陵於是齊

最彊於諸侯以今天下宣王用孫臏計救韓復敗魏於馬陵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於博望齊之霸業成矣皆以客之故矣齊稷下文學游說之士復盛至數百千人不治而議論亦自此始矣湣王旬繼宣王立而蘇代游於其間直以韓魏齊楚秦為掌上之丸當是時楚圍韓雍氏秦收楚將屈匄其說田軫於楚無非欲楚割地以止秦韓之兵毋東此蘇代為齊之計也田軫楚大夫張儀相秦兩人素相惡故其為論側重張儀而田軫將不能不蘇代之聽也客亦多術矣

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邱

止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

論曰帝以天下之所好帝之湯武是已帝以天下之所惡其身雖去帝其子孫亦帝之秦是已好惡不同而皆得帝天下天下好惡疑無準也然湯武之後各數百年秦僅二世享國遐促乃霄淵矣天下好惡豈

終有不準之理乎

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
晉同韓魏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止楚使淖
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淖齒遂殺湣王而與
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噐

論曰湣王非能自彊之主也蘇代先為策齊姑釋帝
以收天下復為說於秦以其間與宋宋亡便欲并周
室為天子天下諸侯有以窺其所姑釋者偽所欲并

者驕天下斷不為齊收也徒以倍約賓秦厚彊秦之
怒耳况且出亡不知悔禍而更益之以驕色身戮於
淖齒其侵地鹵噐竟誰氏之有也策客如蘇代者徒
見其利不顧慮其害亦可為昧於彼已導人主以喜
功好大之戒矣

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家庸
太史敫女竒法章狀貌以為非恒人止歌之曰
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祥也

論曰女不媒而自嫁實汙太史敘家記曰君王后賢不失人子之禮夫禮孰有大於嫁者乎至謂秦金得入齊齊客得為秦反間皆以君王后死之故然君王后時既謹事秦秦視齊反掌易矣滅五國然後滅齊次第及之耳豈君王后力能存齊使不滅乎縱曰賢賢以后太史敘則終謂之不肖女子也徒錄其不失子禮之小節竟寬其淫奔之大汙苟於一字而決維潰隄史記豈得謂繼春秋作耶

三論

論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篇全論凡九

八

藏本

館藏



